





古學指要卷之下

人物聖凡異同論

伊藤長胤 著

人之與物其性何以異耶視可欲者而欲之可惡者而惡之此心之所動而人與物之所同故人視甘脆而悅牛羊視草而悅乃至牝牡利害之念寒暑勞逸之趣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焉其至於見所不忍者而不忍所不爲者而不爲則此人之所獨得而物則不然此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而天地之性爲獨貴



也而其所以相違者亦不甚遠所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也人之與聖人亦將何以異耶見所不忍者而不忍所不爲者而不爲此人之性也故見孺子之將入井非有二念之私而忽有怵惕惻隱之心生凡爲人者莫不皆然此人之所與聖人同者也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聖人之與衆人同有斯四端之心則雖亦有些不同而固無害乎其謂爲同類也而至於舉斯心而加諸彼漸漸習熟無往而不爲仁義則此君子

之所獨能而衆人則不然得於此而失於彼明於一而昧於二牿亡之甚則併其所與聖人同者而斷喪無餘所以又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然則人之所與聖人同者良心也而其所以不同者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此爲大不同然同有此四端之心則雖未免爲鄉人之人而擴而充之則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之盛亦可馴致矣所以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也後世之說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物偏而人正

物塞而人通人之與聖人同有此性唯衆人之心物欲昏塞光明不露聖人之心表裏洞徹纖翳不遺猶昏鏡之與明鏡也賢者以上克去私已未全淨盡雖不如衆人之昏蔽而亦未至聖人之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境此先儒所以差孔顏之異而曰紅爐上一點雪也據此則衆人之與聖人其所異者不在生熟大小而專在昏明清濁然使人能克去私欲無些查滓亦只不過爲恬靜寡欲之人焉耳豈能得與聖人之德比其大也哉且孟子叙六等人品曰善信美

大聖神其自可欲之善而至於有諸已之信自有諸已之信而至於充實之美自充實之美而至於光輝之大自光輝之大而至於化之之聖自化之之聖而至於不可知之神亦非以其物欲淨盡分數多少爲之階級也蓋言自生至熟自小至大以造其極也中庸自致曲之誠形著動變以至於能化之聖亦然然則人之未至聖人者非物欲之未盡也以其道之未大德之未熟焉耳此學者之所不可不辨也

生之謂性章說

先儒謂古今言性者或說惡或說善惡混或說有三品皆徒知氣質之性有善惡之不同而不知本然之性唯一于善而無惡所以紛紜縱橫古今無一定之說唯孟子指出本然之性專就理認善而萬世言性之說始定矣然今玩孟子之旨其所謂善者亦就氣質上認善而非外氣質而為言也告子篇論性諸章班班可見而其尤明白可證者生之謂性一章最為的實無疑矣何者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孟子以猶白之謂白與詰之言同白之中各自不同將以明生之

所稟亦有異同而不可槩以為生之謂性也告子固執迷不知復乃對曰然孟子於是復以白羽白雪白玉喻之以其不可謂凡白色之物同是一樣無復異白將以明不可謂凡有生之物同是一樣無復異性也告子尚不知省又對曰然孟子至是復據其語而難之乃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犬牛之與人同有所稟之性然犬之性如彼牛之性如彼而人之性則解為善此不同也若如告子之說徒曰生之謂性而人畜所稟漫爾無別則謂犬

牛與人其性亦不異可乎此舉理之所無者反詰以明其不然也告子雖初曾謂犬牛與人其性皆同乎於是告子生之謂性之非不辨自破而孟子之特以爲善其證尤明矣是皆就氣稟上爲說而非就理而言善也若以性爲理則理一而分殊犬牛與人其氣雖殊而理則不二謂犬牛與人其性皆善可乎將謂犬牛與人其性之異在氣耶則與性卽理也之說自相矛盾故朱子曰生之謂性三節謂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意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

如何又曰孟子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勞擾重複不足以折之也蓋爲其徒說氣而不及理也嗚呼孟子之喻告子苦口丁寧不一而足豈爲不完之語戲弄之說以貽萬世之惑乎而朱子云爾者其學以性爲理故於此章不免致牴牾若就氣言性則孟子此章問答的實明白最足破告子之惑無復可疑矣大抵聖賢之說道將以與斯世之人同由斯道也非與一二知己講習于家庭之間密相傳付如佛家所謂授記蒞之謂也

所以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其所謂道德仁義心性命理等名目亦皆就從古世人相告語者示之方法焉耳及孔子之門者除顏曾冉閔等諸子外下而至於互鄉之童子恹恹之鄙夫則亦皆凡人也其告之雖有淺深大小之異而至名目義趣則未嘗有二也孟子亦然故其所謂性卽世之所謂性也其所謂善卽世之所謂善也豈有外世間通稱之語言而別創一種義解私相傳授也哉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外世之所

謂性而別有性也李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唯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外世之所謂善而別有善也若使孟子所謂性善者爲本然之性而非世之所謂善則其與告子辨究往復何以不直說破曰汝所說皆世之所謂性而吾所言者則本然之性耶如此則不踈多辨而告子之疑冰釋的破萬世學者亦知所決擇矣而告子曰水無分於東西則亦徒曰無分於上下乎告子曰

生之謂性則亦徒曰猶白之謂白與皆只逐其言詞上辨難之而曾不向大本處下語是知孟子所言之性與告子所言者其就氣質為說則一而唯孟子以為善告子以為無善無不善此為不同焉耳然則孟子所謂性善亦就氣為言而不與世之所謂性異也斷然可知矣

生之謂性辨

告子曰生之謂性其意只如董仲舒所謂性者生之質也之意由孟子之意及後世程朱氏說而言亦是

半截是半截非不可全非也但據孟子之意而言則告子只知生來稟受之為性專說性無善無不善而不知萬物之類其有生雖同而不如人之四心完具其性為特異故孟子舉犬牛與人其性同否以反詰其不然也據程朱氏說而言則告子只知知覺運動之生人與物同而遂說生之謂性而不知知覺運動人之與物雖同而仁義禮智之理非物之所能全蓋就氣認性而不知就理見性也然孟子本無就理見性之說則告子之失不在不知本然之性而在不知

氣質性中唯人獨有能解做善之美故末以犬牛對說其所謂食色性也亦然人之甘食好色固是性也而其甘食而不受嗟來之食好色而不棲東家之處子此人之所獨得而性善之可見者乃在于此焉今原生字義有生稟之生有生氣之生告子所謂生云者是以生稟而言孟子之斥之亦就生稟而辨之註做知覺運動則是指作用爲生此非本文之意矣且告子所謂性專就人爲說而不該物舊說謂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亦不然也此章末孟子將犬牛與

人對說故註中亦兼人物而言然孟子之舉犬牛本因告子之不服曰羽白王之言故以相對爲說孟子之言性善本不是專以人較物而知其善況告子之言性何曾該人物而言之自後世理性之學盛而以就事物上考究其理爲學至於一草木一禽蟲之微亦欲窮其理如何於是正通偏塞理氣異同之說與在中庸章句則曰人物之性理一而氣異此章集註則曰氣同而理異先儒雖亦有分疏卒不免牽繞爲其非古人言性之旨也蓋古者聖賢之教人專在人

事上為急其窮物理講求名物度數亦將以博吾知識為應事接物之具也非徒窮盡其理以充吾心之量也所以不專以究人之性如何物之理如何為事故知生之謂性專就人為說而指其生稟以為之性也而不知其為善則是不知道之所本矣此告子之失也

告子義外辨

告子以義為外孟子辭而闢之而宋儒解孟子以仁義為性則似得其旨而今復不是其說然則子孟子與

告子所異者何在曰從來諸儒錯認內外二字義直以內為心以外為事觀孟子斥告子義外之說遂謂仁義禮智為性大非孟子之意矣蓋內者親之之辭外者疎之之辭內者屬我外者屬彼非心與事之謂也觀告子之言可見矣其言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所謂內外云者本是如此今審其意凡事屬我而不屬彼則是以我為悅謂之內如愛親之類是也屬彼

而不屬我則是以彼爲悅謂之外如長長之類是也
因是謂仁內義外也非以仁爲心而謂之內以義爲
非心而謂之外也若使告子所謂內者爲心則必不
取喻於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之間將使告子
錯會所謂內者則孟子之辨之亦不唯斥義外而必
併與仁內而排之矣而孟子特斥義外之說而於仁
內也者無復其說則所謂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
不愛之言亦孟子之所不斥也可知而所謂內外者
其義可從而辨矣且告子旣曰食色性也而繼之又

曰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則內之與性本有
分別不可便以內爲性也明矣然則孟子之非以仁
義爲性而亦以其屬我而謂之內也可知矣公都子
亦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可見其以由我而行之
故謂之內也舊說則曰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
之心又曰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是以所
謂內者直指爲心則不唯失孟子之意亦且非告子
公都子致問之意矣然所謂仁內者雖不可甚非而
不知仁義之端乃具於吾心則亦不全可取其說故

又諭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明仁義之本乎我心也先儒謂告子本皆以仁義為外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為在內亦不以為性但比義差在內耳然孟子嘗生公孫丑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則知告子之立說本自如此非聽孟子之說而輒變其說也然則孟子雖斥告子義外之說亦非以仁義為人之性斷然可知矣

仁無體用論

聖賢開口言必稱仁所謂仁也者將指何物以為仁

耶就此心未感之時以認之歟就已感之時以認之歟抑就及物之迹以認之歟蓋及一人而一人安及一家而一家安及一國而一國安及天下而天下安必有實惠之及物而人享其利斯之謂仁堯舜之世天下之民含哺鼓腹以樂其樂而利其利此即仁之極功全體而聖人之能事也二典三謨所載乃其迹也故其所謂仁云者皆就事實言之只此一樣未嘗有二義也以未發言仁而仁之道岐矣夫此心未發之時猶火之在石裏聲之在鐘中假令有其理而未

見其實燧以鑽之而後火之用始見燔燎烹熟爰享其利杵以撞之而後聲之用始達五音六律爰宣其和仁之爲義何以異此此心未發之時假令有仁之理而未見仁之施及見孺子之入井始有怵惕惻隱之心作然只有此心而已可謂之不忍之心而不可謂之仁及從之於井匍匐救之然後始可以謂之仁而推之國與天下則少者育老者安貴賤內外各遂其分願而爲仁之極功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又曰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是也若夫求仁於未發之先猶欲視火光于未鑽之先聽鐘聲于未撞之前將何所見實而亦將何所施功也哉蓋後世之學專主乎理而難奈聖賢書中所說仁義性命等語皆就用上爲言於是理氣體用之辨興一箇仁字分爲二截其具於未發之初者爲仁之體謂之性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是也見于已發之際者爲仁之用謂之情以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者當之著于事實者則亦在體用之外遂片以

爲仁之施如賑鰥寡患困窮等類是也苟如其說則堯舜之仁覆天下者乃其末稍粗迹而惻隱之心猶不足以見其本必究至一念未作寂然不動處始可以見仁之實體矣豈然乎哉體用之說既立則其勢自不得不然今玩聖賢之辭澤及天下者爲仁之極功孟子欲見其本而推之於惻隱之心至寂然不動處則未嘗爲說矣孰知學不復古而工夫顛倒不唯一箇仁分爲二樣而聖人之所期望以爲至者不足以言仁而必向其所未嘗爲說者以求其本亦獨何

哉

四端訓緒訓本辨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惻隱之心乃仁之端本也後世解以爲仁之端緒而大乖孟子之旨矣蓋聖賢所謂仁者與後世諸儒之所言所指不同故其所謂端者亦隨而異其故何哉聖賢所言仁者指慈愛德澤之及物者以爲仁其功或及一人或及一家或及一國或及天下萬世雖有久近廣狹之異而人各享其利被其澤之謂仁所謂仁覆天下及曰天

下歸仁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卽是也而循其本而求之則自人人惻隱之心而所行故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可知遍覆天下之仁亦吾惻隱之心之所充而惻隱之心乃仁之端本基址也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莫不然譬猶木雖有千枝萬葉而尋其本則自萌蘖之微而生水雖有千派萬流而究其源則自涓滴之細而出所以以四端爲端本也其言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其保四海者仁之極功也後世所言仁者以寂然不動解覺解愛處爲之實體所謂虛靜者仁之本及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是也乃爲人身所具之理自堯舜至於塗人同一般樣無有些增減譬猶鏡之有光雖磨不磷乃湛平方寸虛明之中而萬理具足唯爲物欲之所蔽障而本體之明昏蝕不露然隨處發見有終不可掩藏者是爲四端之心乃仁之用也假見可愛憐之物忽有惻隱之心生是緣他裏面有仁之理見可羞惡之物忽有羞惡之心生

是緣他裏固有義之理猶物之在中而其末稍露見乎外也所以以四端為端緒也其言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解者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而原其說之所由異聖人就天下上見道不以獨善其身為足故仁雖一己之所行而至於言其極功則以安天下為之至而推其本於四端至於四端未發之先則本無其說矣後世專就一身上見道言其施則固雖遍覆天下為効而其標準之地則在乎使一心不為物蔽障

所以無欲虛靜為用工之極未發之中為仁之本體故其發於心者為端緒而遍覆天下之德乃其迹之粗者也此其所本而重者既為不同故其所謂擴充云者其義隨異後世以端為緒故其所謂擴充也者就善端發見處克去人欲今日克一分明日克一分以充滿本然之量之謂所以取喻于明鏡止水古人以端為本故其所謂擴充也者今日能一事明日能一事充拓善心無所不至之謂所以取譬于流水萌芽此其進反生死之異亦自大本上分而不唯文義

之差疏解之謬矣夫以寂然不動之地爲仁耶聖人所謂仁也者未見其有如此之說也將指及人澤物之迹以爲仁耶鄒魯一書所指以爲仁者皆莫非此說則其是非得失蓋亦可辨矣

意字解

先儒謂意者心之發也蓋以心爲體而意爲用故訓爲心之發也予竊按情志意思皆心之所動也徒以爲心之發而無所差別則是數者混同不分而自古經傳或曰意或曰情或曰志置詞不同必有所別蓋

情者人心之不涉於安排者也志者人心之所嚮生也思者其所經營謀慮也至於意也者則人心之內有所蓄而不見乎外者也亦非先儒所云未發之心也就其思惟上指蘊蓄者而言故有想像億度之意有往來計較之意有含蓄不露之意所以大學正心之先必有誠意一項何者心苟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可謂正矣然察其意之所蓄其好善不如好色惡惡不如惡臭則雖外面整齊而內未必然故以誠意先之于正心也若以心爲體意爲用而叙

正心于誠意之後則是先末而後本始外而終內也大學之叙審事之本末先後故自平天下而推之治國自治國而推之齊家自齊家而推之修身皆是自末而之本而唯正心誠意一項後本而先末可乎朱門弟子如李閔祖沈僩既有疑乎此朱子以澄水之濁先定風波答之此先用後體之說也然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非心之用乎則與所謂意者何以爲辨固難以體用先後而別之故知正心就其見乎外者而用工誠意就其蓄乎內者而用工愈推愈密一節

緊一節因條目之叙其義自可辨矣而論語又曰毋意者何也意之所蓄固有善惡不同然心裏有計較之私非高明正大之體故觀聖人者稱讚其毋意也猶德有吉凶而單曰德則爲道德之德志有邪正而單曰志則爲志操之志既謂之意則雖善惡之不一而以其出乎計較之私不待著一私字而亦知其非善意也又孟子曰以意逆志此言心裏料度詩人之志也治春秋者亦有誅意之說言其事非不善而造意不善者故字從肉則爲胸臆之臆從人則爲億度

之億從心則爲記憶之億皆自此轉傳假借而成文也不唯經傳之間爲然先儒註解文字中或曰聖人之意或曰微意或曰天意論語集註悅喜意也溫含怒意詩家套語曰雪意雨意皆從此解大抵先儒之語平常文字中所用如性情道德等字古今定訓習用不乖而唯至於解經則說體說用說理說氣或支離或混合而不免有所窒礙矛盾蓋雖臨文之際姑爲分解而運筆之時從古通稱人間習熟自不可改其義解也先君在日嘗曰此說未肯領可只曰能思

索以成其說大學定本解爲意思則予之所妄意亦不甚相戾語孟字義所說往來計較者亦在其中因筆其說云

仁義固有說

或曰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然則仁義禮智非吾性之所固有者乎曰否孟子此章主意本欲曉公都子疑性善之說云爾非論仁義之內外也故因四心之必有于我而明仁義之爲固有也蓋仁義者天下之達德而四心者在我之物也

仁義之爲美人皆知之公都子亦豈不知而特疑乎
性之不可以爲善也不知四心之必具乎我則仁義
之美豈可謂性中之所無耶故上文旣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下文繼之曰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分明是以四心配仁義而遂以明仁義
之爲固有譬諸五行者五藏之象也而語之曰木火
土金水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肝者木也心者
火也脾者土也肺者金也腎者水也豈可必據此語

以爲五行之質實有於我軀殼裡也哉孟子之以仁
義禮智爲固有其意亦如此故不曰仁者惻隱之心
而曰惻隱之心仁也蓋以行于外者而配之于在內
謂之固有也與直以仁義爲人之性大不同矣然則
四心與仁義將何以別曰孟子曰人之有斯四端也
猶其有四體也又曰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又曰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可見凡天下有生之人皆無不有
此心者也驗之今日亦莫不然而至於謂之仁者則
天下鮮矣孔門諸子如由求子華之徒夫子皆不許

其仁而獨稱顏子猶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是知惻隱之心凡人之所必有而仁則其最所難得者也今明其別觀鰥寡孤獨之顛連乎衢路而忽有慈愍心起是謂惻隱之心凡人皆然豈一不忍殺牛齊宣王而已哉然只有其心而已未及見於事則不足以謂之仁也其或偶捨一襲衣拋一撮粟以賑乏推而至於及一家及一國及天下萬世其有利人澤物之實迹者雖有大小久近之差皆可謂之仁堯舜揖讓以安天下湯武放伐以救塗炭周公孔子孟制禮明道以立

萬世生民之極此其全體極功也或雖未見其功而斯心之實不與之違措諸事業而可必有其驗則亦可許其仁顏子是也斯心之誠施之于人而無所苟且欺慢則亦可以謂之仁者矣如曰仁者如射仁者其言也訥是也若夫雖有欲賑濟之心而未有賑濟之實則只可謂之仁心而不可謂之仁也所以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不可謂惻隱之心仁之發見也亦不可謂惻隱之心即仁也充惻隱之心而及之於人乃謂之仁此其

條理名目多少分明無復可疑者矣然則孟子之以仁義爲固有與直以仁義爲性不同也較然可知至於後世直以仁義爲人之性則不唯爲性與否之有異而其所謂性者亦指寂然不動之體以性之於是與孟子所謂性也者不同而其所謂仁也者亦隨異義不就事實言之而專墮理解不可不辨焉

良知良能說

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說者非是撰出一種新奇名目以說與人也乃指示孝弟之心生來具足不假

作爲而使人就此爲本以加擴充之功焉耳蓋良者本然之善有易直之意又有無文飾之意如曰良貴曰良心皆然所謂良知良能者凡人之生來具足者皆是所該甚博不止善心故其言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可見凡人之不待學習思慮而能而知者如小兒之解哺乳解嬉笑皆可謂之良知良能而至於孩提之知愛親既長之知敬兄亦皆不待學習思慮而得之則亦可以謂之良知良能而人性之善非矯揉安排而然也可

從知矣。蓋就良知良能中特舉孝弟二者以示道之本。不假作為也。故其下繼之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意謂所謂仁義者非他。乃推人所具良知良能而無所不至之謂何者。仁不盡於親親。必達之天下。而後可謂之仁。義不盡於敬長。必達之天下。而後可謂之義。然親親仁之本。敬長義之本。仁義雖大。而其本實在我。故爾云云。將以使其推此良心以為仁義。而與有子之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相符。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亦信乎。但有子特言

仁而孟子兼言仁義者。有子專以愛父愛兄之心而言之。孟子父取其愛兄取其敬。此為異焉耳。人徒以良知良能為一箇物。專就其上要考究其名稱如何。其工夫如何。而不知凡人所生而知能者皆可謂之良知良能。而孟子平生誘人常法。或曰四端。或曰性善。或曰良貴。或曰良知良能。其目雖異。皆示造道之本。與所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同一機軸。同一手段。非復有多端也。唯四端云者。通終身而言。良知良能者。就生來具足上而言。然其為

仁義之本則一也而先儒解達字為達尊達德之義者亦非孟子之意矣

仁義禮智根於心說

或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然則仁義豈非人之性乎曰否孟子此章曰云云蓋富與貴者人之所欲也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則凡百之須皆足其欲君子亦固欲之而無與衆人異也唯衆人得之則驕盈安肆樂莫大焉而君子之所樂則不在此達而可行于天下而行制禮定樂以為四海之標準

使天下之人由斯大中至正之道此君子之所得其素願而所樂者實在于此焉然至於其所性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豈可以窮達亨屯而有所加損增減也哉其故何哉仁義禮智者天下之達道而凡人之所同通行者也但衆人之所行雖外為其事而未必本乎心故不見其發榮舒暢乎外也其唯君子之所行不徒外有其事乃根乎心而著乎事此其所性之特異乎衆人故充實光輝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晬然見而盎背施諸四體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矣若將使仁義禮智爲具於性之理耶則仁義卽心
豈可謂根於心凡人皆然豈唯君子之性爲然已哉
今特曰君子所性又曰根於心則可見仁義者天下
之達德唯君子實有其本而不如衆人之外爲其事
內未必有其實也故其言如此蓋亦對假之者而言
譬諸草木君子之於仁義猶有根而流澤枝葉也衆
人之於仁義猶無根而徒茂枝葉也然則孟子此語
不唯不可以證仁義之爲性而其爲天下之達德而
人之所通行者尤彰彰矣何必執此語以謂仁義爲

具性之理也哉

安仁利仁假仁依仁辨

夫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曰依於仁孟子曰以
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夫仁一也或安或利或
依或假其故何也曰安仁利仁者就成德而言其優
劣也行仁假仁者就治術而辨其真僞也若夫依仁
者泛示學者受用之方也蓋仁者之所安智者之所
利王者之所行霸者之所假學者之所依同是仁也
而安焉則爲仁者利焉則爲智者以德行之焉則爲

王者以力假之焉則爲霸者可見仁非有一樣也由
行者之生熟真假而別焉耳然則所謂仁也者將謂
爲性乎抑謂爲道乎若謂爲性則性之所具於人之
理月印千澗箇箇圓成聖凡一體萬理畢備唯可言
其明暗而更難說增減豈可隨人而有輕重真僞也
哉亦烏可以安焉利焉行焉假焉而別也哉然則奈
何仁者道也行不忍人之心而見於事大焉而濟天
下澤萬世小焉而治一家利一人的見于事實而謂
之仁仁者之爲之與之爲一智者之爲之知其爲美

而不捨王者身有其德而行其政霸者藉其土地甲
兵之力而假其名以濟其私若夫凡爲學者則不可
不身依之而行焉此其辨也如謂堯舜性之湯武身
之五霸假之亦然若使仁爲具於性之理耶則凡人
皆然豈特堯舜而已乎今無上事而汎曰性之身之
假之則知其就一事而判真僞優劣焉耳譬如法書
名畫有真本有贗本其迹相似而其實不同此王霸
之所判也如後世之說則堯舜湯武以理而言五霸
以事而言孟子之立言必不若是之頗也然則所謂

仁云者之就事而言非指性之理也斷可知矣

仁孝本末辨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以孝弟爲仁之本耶以仁爲孝弟之本耶先儒謂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仁之本則不可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乃孝經所謂立愛自親始及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之意也然考諸有子之言則不如此何若有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孝弟則可見其就人之資質

而言之蓋人之生質粹美孝乎父弟乎兄乃其資之近道者而遍覆天下之仁亦可自是而致矣故孝弟者仁之所由以爲本所以繼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其以仁爲道以孝弟爲至仁之本而與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及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者同一機軸同一語脉亦奚容疑蓋本有本根之本有本始之本先儒牢以仁爲性故嫌乎以孝爲性所以解爲仁之本爲行仁之始然玩有子之意則謂孝弟爲仁之

根本非以孝弟爲行仁之始也。或曰：然則孝弟是性，而仁是道。否？曰：仁與孝弟二者，本不可判。孰是性，孰是道也？所以古人之言，並稱仁孝。孟子稱孝子仁人，大學列舉仁、敬、孝、慈、信五者，其意可見矣。今據有子之言，則孝弟固爲人之性。然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孝弟亦可以爲道也。蓋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等名，皆百行之目，而著於行事之實也。但隨處異名，因事別稱。施諸父，則爲孝；施諸兄，則爲弟；施諸君與朋友，則爲忠；信施諸衆，則爲仁。皆莫非人之所行。

也。故不可判此是性，此是道，亦不可判此是體，此是用也。然謂之孝弟，則不得該仁；而謂之仁，則孝弟忠信舉皆莫不圍乎其中矣。故從父之令，與居喪毀性，皆不可以謂之非孝；而謂之道，則未可也。所謂道也者，既有所準，復無所弊，必無過不及之差，而後可以謂之道矣。仁義禮智，乃其宏綱大要也。

體用論

體用之說，將昉於何耶？自宋而下矣。易古註疏中，屢有其語。聖人之書，未嘗經見也。今原其語之所由而

古學指要 卷之二
作體是形體之體故古人多對氣而言子學曰氣體之充也又曰居移氣養移體又有大體小體四體具體之語皆指人之肢體而言假而稱之則凡萬物之類山川草木鳥獸器物有形質之可見者亦得稱以爲體而其流峙生植飛潛利用皆其體之所行則固可以謂之用矣然古者無有比並爲言者也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亦借形體爲言非後之所謂體也彖中屢說義用時用亦言卦之才用焉耳非對理而言也後之體用之說則

異乎此焉耳目非體所以使之視聽者是體其視聽乃用也手足非體所以使之執捉運奔者是體其執捉運奔乃用也心非體所以使之能思者是體其能思乃用也昭昭之多非天之體其所以能覆者乃天之體一撮土之多非地之體其所以能載者乃地之體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方未發之時既無兆朕之可言何有形質

之可擬而名之以爲體者何哉蓋聖人之道倫理綱常爲重禮樂刑政爲大言言是實事事是實除此之外無復體用可差別彼佛氏者以凡天下之涉乎形器見乎動作者舉皆斥以爲幻妄爲假用而要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於是移儼然可執之語以狀漠然無覩之物強名之曰體猶其道宗虛無而說實相說實際也及其形象物儀之不可盡滅也說體說用而又說相真俗空色之說由是其興矣後世儒家之學亦甚過精微必欲向無形之先以求其所以然之故

於是就天地而天地有體用就萬物而萬物有體用至於一事物之微一言動之頃亦皆莫不有體用之別焉則與彼佛氏之說爲甚相近彼則曰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此則曰放之彌於六合收則退藏於密彼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所以有彌近理而大亂真之說也但彼攝凡百工夫以歸于體則廢其綱常而不修外其禮樂而不問此則守其寂然不動之體以爲應酬萬事之本則崇仁義重綱常以求至於聖固不可槩而言

無異同也。於是有無寂感體用異同之說興。然其所異者特在用。上而至所指以爲體者則本無二也。故先儒亦有言。禪家則有其衆理而無應萬事。以下豈其然乎。視之聖人之道則爲忠爲孝爲孝爲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雖有這般異同而亦皆就事實用上。而自是以上更無有一物可言。則固無有可與彼較其長短爭其虛實者矣。故知體用之說聖人之所不言也。

心仁異同辨

夫子稱顏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以仁存心。此心與仁兩者是爲一耶。是爲二耶。以爲一耶。何以二其名。既謂之仁而復謂之心哉。以爲一耶。一心之外復何所求。所謂仁者以驗其從違存亡耶。先儒程子判其別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塵垢一去則鏡明矣。夫以生之性喻仁則仁者人心所具之理也。一息未絕之間無不有此性以鏡之光喻仁則仁者

心之用也。此心未死之間，亦無不有此用。何以謂之違復？謂之存也。耶？說者曰：心之未仁者，有物蔽之於心，與仁如兩箇物，然故謂之違。豈實有彼此離合之可言哉？苟如其說，則仁之於心，可言隱見而不可言存亡，可言明暗而不可言從違。而聖賢何以或言違，或言存？不幾為隔靴爬痒乎？先子有言曰：心猶薪也。仁猶火也。薪之性，枯燥而易燃，故能引火。人之性，四端完足，易以行仁，故能行仁。世之頑冥忍刻者，薪之濕而難燃者也。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薪之乾而

能燃者也。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性之善也。此心與性與仁之辨也。難者曰：火之於薪，是在外之物。以此喻仁，得無與告子之以義為外、老子之以禮為偽同也乎？曰：否。薪之與火，固是儼為一物。然孟子以物比道，其說非一。或曰：安宅。或曰：尊爵。或曰：廣居。或曰：正路。或曰：芻豢。皆是在外之物。而以此道豈以孟子為引喻失當乎哉？然則薪火相比，亦何不可？但火是在外可見，而仁非可捉摸之物。故或致人之疑，亦宜也。今且喻之心之能思，猶口之能言也。仁猶樂章也。

人之唱樂章雖出于口之能言而五音六律之妙有自然之節奏亘古今達四方本是一箇定準非由人爲也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而人不習熟之則不能得而不發之於聲則亦不可以謂之樂也仁之與心亦復如是人之行仁雖本於心之所思而仁乃其著於行事者而爲道若夫雖發於心而未見於事則只可謂之仁心而不可謂之仁也是知仁者天下之達道而心則所受之具也或曰孟子固以仁爲人之安宅然又曰仁人心也則直以仁爲心亦豈不可曰

不然也孟子之時王道益衰當時之人不肯用力於仁義故苦口示之譬喻多端不一而足以其不可不居謂之安宅以其不可不尊謂之尊爵以其由心而行不可復外求則名曰人心也蓋仁是天下之道本不可謂之人心孟子吃緊警人體認引而近之謂之人心豈實謂心爲仁乎猶禮運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此說人之靈云然豈實以人爲天地所具之心也哉若使仁本爲人心之名則孟子何必費義解以聒人因其謂之人心而知其不可直以爲人心也亦嘗

古學抄要 卷之四
三
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言仁不自仁待人而行。故曰五云曰仁。人心者其意亦然。非直以仁爲心之理也。以辭害意。孟子固言之矣。若必執此語直以仁爲心。則不爲扣盤捫燭之見者希矣。

心法道法論

古之學問求法于道。後之學問求法于心。蓋古人之所謂心也者。專就思慮發動上而言。則其運用之間。雖可以使爲善。而亦不免有是非得失。邪正過不及之差。所以不可不取法于物焉。故古昔先王發一號

令制一器服。必象天地準四時。儀五行。莫不有所取則。如今之月令呂紀所載。雖未全先王之法。蓋亦其遺意也。以今日人情觀之。則雖如迂而不經。其實敦厚不敢自是。事必有所法而稽。亦可見矣。故其當時言行事爲之是非得失。必稽之于道。能不違其則而後敢行。古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其心之與道相背馳。雖未必至於如是之甚。而所以激人使不自師其心而事必稽之于道者。其意可見矣。三代以降。其法益詳。或曰中

或曰禮或曰仁義或曰中庸皆所以使人有所持循而合而言之則曰道資之上焉者行之自中其度思之不違其則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此聖人之事而孔子之所以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其次焉者執之必實而心之於此也不違者多矣故擇善固執此賢人之事而顏子之所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自是而下其資之劣者則其心之所欲易違於道而其所以爲善者亦不免有進退過不及之差故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他或曰中道或曰由義或曰近道或曰近禮凡聖賢之教人舉皆以道爲規矩準繩欲使心之所思不違於此而未嘗以心爲法也自漢而後之學者質而爲箋傳訓詁之學華而爲文章詞賦之學趨事功者驚乎便近厭繁麗者溺乎空寂講聖人之學者不過考究制度文爲而至於身心之說則還諸老佛家物而佛氏之教剝落虛文洗剔枝葉專澄瑩其一心不爲聲色貨利汨亂故其工夫似

簡約而得其本矣。世之賢儒才士，翕然趨之。宋興，諸老崛起，革前世之浮靡，還之真淳，屏異端之空寂，務其事實，其功固偉矣。然餘習剩論，淪浹已深，欲之禽獮，還被浸淫。於是乎以仁義禮智之德爲具於吾心之理，或主乎理，或主乎心，其立旨雖有不同，而畢竟欲掃滅蔽障，以復其初，則是以心爲法者，而與以道爲法，有進反生死之別矣。譬諸制器，必由規矩，謂規矩出於器乎？謂器出於規矩乎？苟如其說，則不由規矩以制器，而就器以取規矩也，豈有此理乎？難者曰：

以仁義禮智爲天下之達道，固有其說。然人之行仁義，非以心行之，則不能。然則仁義非心而何？曰：否耳。之於聲，目之於色，猶心之於道也。故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蓋耳以能聽爲職，所聽者聲也；目以能視爲職，所視者色也。而至於心，則以能思爲職，所思者道也。故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蓋言得道

也。若夫以行仁義者，由心而直指仁義爲心，何以異於緣耳之聽聲，便以聲爲耳；緣目之視色，便以色爲目；緣口之悅芻豢，便以芻豢爲口。哉！得無與佛氏所謂色心不二及是心一切法一切法是心者同也乎？所以求法於心，不如求法於道之爲實。故知仁義天下之達道，而非具於心之空理也。難者又曰：求法于道固可聞也，不如求之于心之切實易從，簡要易守，若不就心上用工，而徒求道於外，則恐不免望洋向若之病。曰：不然也。人之爲事，千頭萬緒，固無非心之

運用者焉。則雖求法于道，而豈廢其心之運用而逐逐然求之于外乎哉？唯操其心，以使合于道耳。此孟子之所以曰：先立乎其大者，而亦必以仁義爲則也。若夫專知重一箇心，而爲仁義卽是，則唯去其蔽汰其欲，此心之外無復別法，往聖不足師，典籍不足學矣。嗚呼！天下之人，不以道爲準，而各以其心之所安爲法，則楊氏以爲我爲道，墨氏以兼愛爲道，亦皆其心之所安。吾恐過者益過，不及者益不及，而虛虛實實之弊，卒有不可勝言者矣。

